國朝文錄

壯悔堂集文錄序

壯悔堂文集商邱侯朝宗先生著朝宗之文宋牧仲中丞所稱始倡爲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者也蓋古文至明季幾亡傑出者爲虞山東鄉兩家然虞山文尙排偶工塗澤僅爲變體之六朝東鄉文遵循繩講調法又不過假面之八家其於韓歐皆未有當朝宗天資異稟以其邁往無前之氣卓犖不羈之才矯夭獨雄之風調崛起中原遂能變易天下耳目掃明季之陋而振
國初之風其文純以神行而自中法度所謂放之千里息焉則止於閑者也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然而後之譏之者則亦多矣有

謂其本領淺薄者有謂其是非失情實者有謂其火色未老尙不脫小說家習氣者其言皆切中其獘非文士相輕之可比蓋胡宗年僅三十有七見其進未見其止見其務未見其實故所就止此使天假之年窮究理要博極羣書以其駿邁者轉而雄深以其淸空者變而老練韓歐境地豈難到哉予是以甄錄其文而不勝歎息上高李祖陶

壯悔堂文錄目錄

卷一

壯悔堂文錄卷一

商邱侯方域朝宗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傅燮熊訪

○贈鄭大夫序

八年冬十月朔、郡太守王公、奉制行鄉飲酒禮、以鄉大夫鄭公爲大老。先期遣博士造於其廬。具述天子所以尙賢蓄老之意。乃集生儒、勅入吏、設筵於明倫之堂。太守暨僚屬、胥觴胥恪。迎鄭公至就賓位。酒醴既陳。三歌鹿鳴。鄭公北向拜手稽首。謝天子而退。是日也。觀者傾城。僉謂以公之

賢。克副大典。今相國宗公因是不可無以誌盛事。爰率先其族執
精於公而鄉人咸繼以往。嗚呼風化之所以盛衰其由來者漸矣。
昔者禮教大行。鄉國一俗。莫不尊延耆耇。象其德音。肅而習之敬
讓之心生。悖亂之萌息。比屋之間。熙熙如也。傳所謂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者。其在斯乎。蓋自天下兵爭以來。而此禮之廢也久矣。
以余耳目所覩記。卽間有舉之者。或國中無可矜式。則聊與一二
野老循行故事而已。齒不配德。又何觀焉。嗚呼。鄉飲酒禮大典也。
非其人不爲光。有其人矣。吾君吾相未必加意。而長吏奉行不以
誠。與上之人知所以崇之。而不遇夫漸向文明之時。皆不可以行。

此禮今三者適備焉意者太平之治將從此見端則必有輔世長民者出而鄭公其番番者耶夫加之以卿相之位得時行志炳炳烺烺其事業可望而知可述而識也若夫從大夫之後辭榮守道積於身而孚於鄉示我周行爲羽爲儀使風有自厚而化有自興是其佐助乎國家者豈猶在人耳目之間也嗚呼非古之純德者焉足以當之哉

雍容揄揚有體有度

贈季弟序

開口喝破二篇緣素

吾家世戍籍祖父顧以文學致通顯未有習武事者有之自季弟始季弟勉乎哉方叔父司戍公以詞臣傾動天下天下燁燁材賢之士得出其門是其詩書之澤將十世未艾也季弟胡爲乎以武名耶嗟乎士不因時通變守一卷之書終其身吚唔呻吟以爲不失祖父之舊亦何其固而不知所擇也天下承平尙文開創尙武往吾祖父遭明代盛時二百年之間放牛歸馬天下習之士非登甲科不貴其以韜鈐起家者雖佩虎符開鎭千里見公卿皆屏伏惕息不敢仰首視吾祖之少也孤曾王伯父嘗進而命之曰吾成

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祖用是自奮與伯祖同致身列卿其後吾祖又進父若叔而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成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父若叔之克奉吾祖之教也亦然季弟嘗從父兄之後聞之矣（吞吐不盡）季弟勉乎哉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大風思猛士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禦侮干城未可量也歐陽永叔之送田秀才也謂秀才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貢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季弟願乃脫儒冠貢弩稱于驍騎熊羆之隊而爭其上駟豈非亦遭其勢而然耶往吾父司徒公佐司馬力能去其戍籍而不肯曰留以警吾子孫也然則世有公卿之

後既不事詩書又不能事騎射徒矜高其門第而不知警者其有愧於季弟多矣季弟勉乎哉

竟禮峭折言有盡而意無窮

○八陣圖序 崇禎末年作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為舉相當一年不冠三年可盡撤諸舉上兵聖人大笑以為狷狂乃感憤作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為之序曰嗚呼今天下隱憂蓋在文臣之智淺而武臣之志驕（大意指此二語）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為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忌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為將不必善射騎粗知古今通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於其所拜者韓信酈盧之信不難於斬龍姬而

言之則然

難於識孫武而任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府位其上中貴觀軍容制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今天下宣薊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鳴鏑在郊烽火且連未央然則收其所為旌節撤其所為長城郎外患不靖內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雖然今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瀋則撫軍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錯之地獲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胷中豈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嫓閫寄

憤激之談

此左良玉之所以不

（用命也）相與拜跪之。固宜爲其所輕。而自有憤嘅之變也。雖曰推轂鑄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戡亂則未也。嗚呼。梁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衆。而倜儻非常之略。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只）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尚託於其言也。

（一句招合本題緊關紐結）

于八陣圖不著一語專從朝廷任將不得其人上作感慨言之無罪聞之足以爲戒

孟仲練詩序

歐陽修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于山林之閒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聞無稱無知之也然則豈有有事而不及見者歟豈世之無其人也抑有之而世未必求耶或此人猶將終求於世而世猶將終見之耶或此人亦將終退而老且死於山林竟不必其見耶嗚乎是皆未可知也（折入有情）然愼勿謂無其人也余嘗得於大梁孟觀孟君前十年來吳死其時吾郡方兊盛其文人能爲辭賦與伯裔伯亂徐作霖張渭侯方鎭之徒皆在而余與賈開宗者尤晨夕與諸子賦詩一夕孟君後至吳伯裔未之識也孟君論詩

雄邁。驚其座人。伯淵前與之言亦慨絀。乃大驚。問是豈大梁人孟覲者耶。賈開守曰是固然。吾知孟君久矣。諸君試取其詩觀之豪宕感激頓挫沈渾。殆學杜甫者。孟君為人倜儻好經濟大略嘗困重寫其稿○人于酒。兩目不闔如蘇然。議論英發則睒睒然。張其光射人。吾郡垂陷之前三日。乃賦詩別其友人。自驅其驢而北渡河。即劉澤清者知之。會燕京陷賊。國家入關定鼎。而江南亦更立君。澤清乃延薦孟君為職方郎。命以出使。蓋所謂弘光元年也。時左懋第仗節不返。廷臣當繼遣者皆惶恐不肯出。金陵門獨孟君慷慨行。未越境。明遂以亡。澤清方守淮安。泛海去。孟君以詩貽之。亦不肯從也。

已而澤清竟歸朝久之坐法死矣孟君則徙步歸其鄉益復為詩顧當世無知其詩者輒復過吳苑遊而吳徐張侯之五子皆沒獨余與賈朋宗在孟君几四來雪苑每來則必有零落湮墮之感其四來也朋宗亦病而徐作肅皆與之論詩徐作肅曰孟君之詩豪宕感激頓挫沈渾殆真能學杜甫者朋宗之言是也於是侯方域論曰作肅其知詩乎夫孟君生平數遭興廢皆身與之固宜其辭切以憤怨誹以怒而其為詩顧能遣于道不以自累豈之也厚而測之也深是豈猶夫世俗之稱作者耶余即以詩觀孟君亦所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天下方急得人即萬一不得似孟君者而

奇若雲錯綜變化作者蓋嘗用之

西曲鄉到

亦進之可不謂之求之耶而孟君則若將終無求于世者其必退而甘老且死于山林無疑也然則世之終不得而見之而遂謂之無其人者固其所也嗚乎世果無其人耶孟君之詩固在惜不得歐陽修者見之也

純是駿邁之氣如天驥就路滅沒烟塵並不知澗谷坡坨之或有崎嶇也

贈陳郎序

陳郎者、余幼壻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廣孝相廷機、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劾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璫忠賢同削官、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皖人阮大鋮者有宿憾、後六年甲申、大鋮竊柄、官兵部尚書、興黨人獄、或謂兩人盡出謝皖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捕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閒而爲求援於練司馬公、定生得免、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

生舍既就遯定生爲經紀其家事頗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其後解歸里余居梁園定生居陽羨不相聞又五年定生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未幾又寓書復以爲言余方侍老父疾未報報者再壬辰冬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容如成人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能飲酒是日盡歡扈陳郎今年十歲距余與定生別時蓋八年矣嗚呼人生

可惜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無端轉手必須直接下段）
或以患難死即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不汗亦能死人然
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十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闕其八
豈不獨哉顧向時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靦面目相
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
取萬石君之義也郎之祖若父皆為世遊人有家法諸昆羣從奕
奕競出又舉萬之後必昌吾以郎之祖若父卜之矣然吾聞陳之
姓望惟太邱爲最而昔人論之曰公慚卿卿慚長今以處士之隱（侯生而爲此言侯生進矣）
德無慚少保願郎他日亦無慚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襁褓今

已能進而向學郎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其何慚之有

患難中定此婚約追敘往事人人解言妙在忽從年歲上作一

感歎情眞語淺意態如生結處撫背云云情極摯與極切

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為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閒。沾沾以為能。即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為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耆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為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

旨歸吾則甚服其沖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鰥魚鵰鳥之瑰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即膺勳命常從　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尽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滅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始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一語起波）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再入一層翻妙穿出紙背）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證於其間庶

足以釋余之慚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迸流離之禍余不幸嘗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淸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翻前人成案此意亦人人能說妙在忽以自己對面作證作離作合如風水合而敘瀾自主讀之令人叫絕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二歲猶自入得）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只輕輕）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

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詡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齎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殽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

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不心稱歎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此則遁刺其心）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于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

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遠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卯然文自入妙

至此尚望其改悔

看似詞微義婉實則詞嚴義正作此種文自當讓儕生獨步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岩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衒無所得、又甚慨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甯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

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求之于僕者而益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為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先生文純是駿邁之氣咄咄逼人亦純是天機自運變化伸縮殆猶龍乎讀此思過半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躡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躡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飄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

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則是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
韓歐諸子所以獨鏖戰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
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
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參差於摧鋒陷敵必
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為文解此者
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
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
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
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覼縷行文之旨（觸論）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

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纍纍娓娓使讀者見其關
係緐縟不厭至大鉅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使須控馭歸
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
此論可令人遊此意可令人思渺渺移人不易得答
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下以爲
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
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過索書日月酬和
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
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脃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見
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礎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實精於論徐

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中一段係最高之論無人能解此太史公所以獨絕千古也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已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惜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遂雞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盤而數豆則吾愈益喜恭足下之悉久矣今小悟則小嚼大悟且大嚼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時又素好佛而甚明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為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返也吾所為足下慶者乃以其可去貪（喝則罪豪）而御吝也鄉之人有張翮者不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翮為友雖未知其所得何若然其人

蔬行蓺欲類有道者。足下囊云。吾獨不得髠者而髠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餓之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鄰人士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鬚而拜跪其旁稱弟子。則千斛之粟可立致也。足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深知足下之貪於其無意之中矣。又嘗俯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教足下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愈益篤。其妾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外。此特給我以資財耳。足下自是或食於友人之家。或食於逆旅。亦遂舍肉。然吾時陰觀之。足下每自動而頤張。又數顧望其老僕。若亶有所不及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足下讀書三十年[illegible]

而不過嘗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文深閱天下之變以爲得喪
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蓋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
茹苦甘淡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制斷決絕毅然大丈夫
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即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
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
禿以濟其貪與者不過世俗之鄙倡耳豈不重可媸笑耶足下又
嘗云張翮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開示以隙而不
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翮氏之隗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川而反
出之也今既不可吾將去而自托於通都大邑之剛登壇講說以

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闢之爰爰爲吾囏闢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闢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闢爲固闢固不肯即有之邑人信爲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博之才而聚天下以擅馳天下如鶩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顛且跛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續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盡剗除而梟魁喜事之徒時復混身於緇流以傲倖而竊發亟臣之

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應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挑而俘之足下其有以自解耶嗟兮悔無及矣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兇又甚則不免於妖以速於禍昔白不肉食始足下之不肉食也爲以（兩斧夾楔喪無餘地可以自措）自信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御吝足下習中且贖贖然落落然離襲吞狼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而啖葅飲水而託詭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幟誦不輟魚將見之而（計何乎哉）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何也兵莫慘於志而物圖甚畏乎其誠

也吾少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佛則以爲褊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詆呵足下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洗苦可憫未有不去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于世之攻取者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嫗而又苦無其術卒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他人多中之於饕吞狼藉血肉紛挐而足下顧以茹蔬啜菹飲水詭忝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佯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寒有人四支奄閉魄冷而陰厥而切其脈以爲其病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域自以爲今者足下之

鵠也豈足下五十年之疾纏緜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域與足下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貨若其日凡幾食食凡幾許果能盡所過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之示我也

此與下篇皆佳文一往奔放而神自斂樸所謂放之千里息焉則止于閑者也然此篇有冗句冗字下篇兼有冗段冗行今悉刪除以歸潔不使好譏論者得藉之口也

再與賈三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險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城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兒子曉年十三立於傍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盡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是以卒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搶攘攧撲嘗若諳入口之累隙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眞欲富者耶使足下眞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僥得之者舉謝不佳也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吾

過足下之館。値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菜。煅之可爲水銀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亂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盂。好方士。則揮麈而玉其柄。戴冠而獵其菜。若辛若酸之諸味辨。乃始談者公若銚若鐺之諸器備。乃始煅糞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屏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足下旣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

費勢不得不假手於婢僕婢僕習知足下眊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二矣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莫出門如臨卭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不數或卒困無所得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爲之之道致貧（如此處細緻機杼了未明）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耶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非域交深誰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耶謹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

比於古爲士者之恆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留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誓足下久矣盡其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羨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扼腕約口交謫嗷嗷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只用六字精之 [illegible]）在也本不貧何願富雖然恐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用也蓋足下之病從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

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之有僕婆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婆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人數動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臥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遽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齁齁呻呼夜必數四墜乎吾不謂足下之攖吾第而滑吾眞遂至於此也願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更以事徵之吾昔從足下自郵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傾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聳而後擁笠更下未三里而足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

數仆徙倚之間日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共足下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卮酒者旋注火且熱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掇嘗試以察其冷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爆卒不得飮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錯亂槪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貿也貿貿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幸而守三畝之宮所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古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

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況於無事耶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得而乃錢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近且日睹手碎操懸而求筆於吾之所許以求榮干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忙則形神力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徙而不安而鬱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惑足下而耗之者將又乘隙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省無事之忙而後可以守不貧之富也二者誠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姿進之身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出之

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

前篇去病此篇下藥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非洞見垣一方人者固不足以立此方也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域凡鶩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會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屨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讀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近者見江南重臣推轂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啟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累辭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

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硜硜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傾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其故我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豎兩人心迹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

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卽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東鄰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鄰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萌悔禍不過如此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瞬耶十年以還海內典型淪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尙在故再四躑躅卒不敢以不言爲一有持遁飾之說陳於左右

者顧學士窮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願學為古文并近日詩歌澄江返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此眞忠告善道學士能爭此一間可免異日之悔矣

壯悔堂文錄卷二

商邱侯方域朝宗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傅夢麟石邨校刊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臣竊見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而其大槪不過兩語在腹裏則屯田少而隱占多宜用淸察在塞下則屯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墾淸察法行而所以實軍伍者卽寓于其間開墾法行而所以限戎馬者卽寓于其中所患者惟無實心任事之臣狃因循則疑更敍之爲擾獵捷效則厭蓄艾之爲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

可惜也臣謹廣詢眾論參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之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之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于明便可行算計見效別著墾種事宜而以考課信任二議終之誠見天下有治人原無治法貴力行不貴多言伏惟陛下以重農貴粟爲本圖以知人善任爲綱領專責以課其成久任以收其後于以復高皇帝時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之盛庶有期乎雖然臣所言者不過其大略而已各省直事體未必盡同或宜于昔而不宜于今或便于此而不便于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折仍宜令各該撫按督率所司悉心規畫酌量時勢遵依先奉聖旨所云塞下作何

營護腹裏作何經理條議詳確約期具報以憑覆覈上請庶制以斟酌而盡利法以潤澤而宜民其有裨于國計軍儲非淺鮮也某月日臣某謹奏

一議官屯今天下屯政之壞弊如鼠穴而官屯與居一焉故永樂時議令每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蓋欲據所收籽粒多寡以辨別歲之豐凶地之肥瘠軍之勤惰初未嘗以田與官也始于隆慶二年將宣大屯田開墾成業者每十頃內給軍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而又令各自行開種若副參不及一百頃守備以下不及一十頃者參論戒飭其立法初意豈不期將領偏裨

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爲士卒倡哉今則強役部曲占收籽粒至如宣大山西諸鎮閫帥肆其鯨吞矣延寧甘固諸鎮縻職恣其蠶食矣肥區歸己而以其瘠磽者移之軍士久則竄易厥籍而糧爾不均糧不均于是不得不寄甲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鮮樂耕野多曠土職此之由似宜稍爲限制總兵受田不得過二百畝副總兵不得過一百五十畝參遊都司不得過一百畝坐營守備不得過七十畝俱督率家丁耕種有多餘者即令退歸屯田數內給軍領種照則徵科敢于限外多占一畝擅撥一軍者即以贓論

而又通計所部墾田多寡以爲殿最果勞來有方副參至一百頃遊擊都司至五十頃坐營守備至三十頃千把等官至十頃者聽撫按覈實舉薦序陞若副參不及二十頃遊擊都司不及十頃坐營守備以下不及五頃者聽該道報部題參降罰敢有冒無作有欺荒爲熟該管轄者并治之令出惟行國初原額庶可復乎昔唐郭子儀以河中軍苦乏食乃自耕百畝將佐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其後京西營田節度使劉昌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甯此皆官屯軍墾也伏候聖裁

一議軍屯軍政之壞蓋未有如今日者也籍無用之人竊有限之

粟而軍之外又別賦民以養兵是昔也兵與農爲二而今也兵與農與軍爲三矣宋臣朱熹有言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軍誠練則得一軍可省一兵省一兵便贏一餉推而上之所贏當不貲而或者曰軍不可調也戍守不可使虛也臣愚將有以待之皇帝初定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腴瘠地方衝緩爲差益即先王寓兵于農之意無事爲農有事即軍也而今頂種者無以異于民佃享軍之產無軍之差失其意已甚至軍田民種則不獨軍無其軍且幾屯無其屯夫典賣之禁故在也還官之條非不炳如也然相沿

已久將概引律例以從事彼不關然羣肆因攬則計出于冒名詭託已耳所宜行令各衛所無論軍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即應軍役其一軍之屯而衆佃者則朋出一丁務于農隙之時分番操練遇警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即以屯軍代之戍守合天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處屯軍受田則例多寡不一折中推算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有此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以備戍守便可于城操軍內挑出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餉而緩急舉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鉅利也其或民籍人戶應一受田則世世受軍之累計其吐出還官別召軍餘頂種

從此盜與盜賣之弊。亦將不禁而自絕。即爲祛蠹計。法莫逾於此。伏候聖裁。

一議兵屯。夫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寢歲而無損餉。度支仰屋之憂。爾有已時乎。闢之兵法。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高皇帝從宋訥策。守邊士卒。備識察外。悉令屯田。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冦去則耕。景泰時。邊臣言沿邊關營城堡。附近空閒地土甚多。將見在關營軍士。二分守關。一分屯種。見在守城軍士。一分操練。二分屯種。近惟天津海防營。令兩兵共一屯。一主耕。一主戰。深爲得法。今宜即依其例。籍並邊空閒

地之可開墾者於新舊尺籍內姑以一分負耒耜而留其二分任防守如有客兵者則以客兵防守以主兵耕其無客兵者則挑其精壯防守以不任戰者耕每三人共一屯每一屯定三十畝其所收穫則均分焉農具牛種力不贍者量許于餉銀節臟內借支有秋之後照時估取償如數而止宋臣廖剛有云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况所食者公家之糧所享者已之粒其必竭歷以就無疑矣且人共為佃即人共為守以兵衛農綽有餘裕脫遇不測燒穀入保亦不過與坐而不耕等耳至所墾之田給為永業俟二年後量照下則起科蓋但求積粟之多則士飽馬騰戰守

有藉而邊境之上桑麻遍野穀價必平召買既賤運費亦省公私兩利無過是者昔晉羊祜鎮淮襄減戍邏之半墾田八百餘頃當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歲乃有十年之積已事明效照耀簡編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哉伏候聖裁

一議民屯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因以兵耕若夫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如鼂錯疏所謂相徙以實塞下者則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乃又有民自墾耕不由官募而第爲之畫其疆井之數聽行起科者謂之民屯宋制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而魏了翁疏則曰墾田之效多于屯田其言良爲有見今

南村相幾容而秦晉荆豫之間羣盜蠭起民生無聊將盡化耒耜為刀劍則驅浮惰招流移誠不可緩昔漢人有從遠方民以實廣虛之法而今恐不可行亦惟善用其勞來之術而已一曰因之一曰利導之一曰整齊之何謂因大荒大祲饑饉所謂民輕離其鄉之時也以臣所聞見畿輔萊田甚廣淶涿水利無窮即直邊瀕腴亦不乏又如淮鳳之區齊魯之域所陷相連灌莽彌望山陝等處游縱兵燹散而四方州里蕭條田土蕪廢誠宜令所在各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係額內者俟三年後起科係額外者俟五年後起科起科分數雖上中之田止照下田則例其農器牛具亦當量

行借動便其興作秋成之後漸續補還王者以天下爲家苟有濟于昔民自不宜愛惜小費況費于帑而終償于田乎如是則人可無流移而野可無曠土是之謂因何謂利導倣鼂錯拜爵贖罪下之意虞集單官授窮民之法試下令曰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戶能闢千畝者予秩視千戶能闢二千畝者予秩視指揮僉事等而上之進秩有差俟三年後以上中下則勻算照中則起科其在邊地者仍照下則起科果歲入如額即給與初下令時職銜仍於籽粒中撥三分之一爲月俸其四百畝以下者量授散官職銜三百畝以下者給告身冠帶二百畝以下至一百畝引進而獎勸之

若是而民之變裝赴者什二三矣幹止既定必許其占籍長子孫得以三途進又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若是而民之赴者什七八矣或謂若裝非武功何得舁武功爵然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強又何武功之足羨或又謂進取格立無乃爲冐籍開徑則勞令若難來時即登其所攜與俱者于版更無虞滋他族也是之謂利導何謂整齊令邊腹有司彙報其所部荒田可開墾者兩直報各道各省報布政司近限三月內遠限六月內悉行報部一面督率開荒如隱匿不報聽撫按參奏以不職論而獨慮成熟之後或有妄認世產希圖吞霸者則惟當開墾時即與改名爲屯

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瞭然雖混雜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有勢家豪右恃強橫占者必罪不宥是之謂整齊雖然勸民要矣勸吏亟焉請令凡考課州邑之長必以境內開荒之饒乏爲殿最雖他政當併論而農事在所先漢臣王褒所謂農益地闢則吏受賞農損地狹則吏受罰者尤今日所宜講求者也伏候聖裁

一議商屯甚哉制之不可輕變也國初計邊地樂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艱乃通商中鹽以維之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示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廠利過當爭趨之

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饒於中土。屯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給。無有所謂太倉年例者。閭左自正供外。亦無他財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逮宏治中、部臣葉淇見謂賈人輸薄而獲厚利。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於是商各散歸。遂本業營貴。而故所墾田盡廢。邊地米價頓湧。一遇災荒。即積錢如山。金如土。而米無從出。驟議不足給食。又塞上尺籍日增。至傾左藏以贍之。加之。邊事起。民賦愈重。而東南力竭矣。雖至嘉靖中。仍復初制。然不過食報土著。及積攬之人。多易糧粟。與官攬兌支。無復墾

土重以私鹽盛行官引壅滯倉鈔莫售勢不得不減價投于囤戶貲耗本虧商皆逃徙每鹺司比併鹽糧如蹈湯火不曾識者徒見邊方米豆不足漫思將餘課之銀悉改納邊方本色邊商聞之無不疾首蹙額畏行之不至於無商不止也今欲籌所以恤之則亦不外開種商屯而已請於沿邊拋荒田地察有可墾者每商量給百畝或五十畝填與印信照帖永不起科及米豆赴倉之日則惟酌時估以定斛量餘官額而革常例庶耗費既少而輸納無難也（要著）然其要者則尤自疏通鹽法始必禁私販于產鹽之地以清其源銷壅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掣擊杜浮課以制其濫溢

若是則引鹽無滯引鹽無滯則倉鈔迅售彼執毋權子之徒有不負耒耜而樂趨壟下者耶伏候聖裁

一議腹屯今之言修屯法者不過清舊墾新二事而已而墾之課效賒不如清之計功實有人於此本有之產荒落不治徒馳思於块莽之鄉而虛冀不必然之獲未敢以為得也方今屯法大壞極矣大抵膏腴之區會併於巨室鄰界之處侵奪於豪強雖然衛所未改南陽之產猶可問也後湖具存故府之籍尚可稽也請令各省直督屯按臣道臣細將魚鱗老冊與屯田戶縣逐一勘對頃畝條段務取相符四至坐落坍容滕測備開見在耕種者若干有無

包占欺隱荒蕪坍塌者若干應否召佃開除即以大明會典所載萬歷六年見額為則除節年續報開墾數目自應增入額內盡一督徵其縮於原額者務要詳察起自何年因何緣故近省近鎮限十月遠省遠鎮限十二月報部稽察各道能清出隱地百頃以上糧三百石以上者臣部特為紀錄進而得地三百頃以上糧千石以上者特為超擢如全無清覈及造冊不明或遲誤限期者糾參罰治

（此段糾彈處雖非各州縣用心為民者亦祇敷具文即借為苛政文飾之時弊端皆出矣）

蓋必地糧之實額了然而後興蠲之事乃可措手然則丈量之法雖不必盡施而亦不必不施也彼頃畝如舊者可勿問矣有如按冊則有而問田則無非履畝而丈之何以屬侵牟詭計之奸

即其差額覈其畝數大不過一都一里小不出一圖一區豈遂騷
擾乎即造報之冊見謂無用而實未嘗無用彼滄桑變易者固當
亟將若夫弱被強吞而不敢言肥以瘠易而莫能愬非書版而藏
之何以存講塗封植之券管收必明除在必斷三年朝覲則介投
冊於臣部十年收造仍當冊報於後湖豈曰繁文乎由是出隱占
之浮者而均之據原額之溢者而種之按冊聚屯按屯聚丁丁即
爲軍屯即爲餉從前私買私賣爲侵爲匿之弊咸與赦除蕩然與
人更始萬無不齊乃其因革之宜則猶有當議者國初開設屯田
派坐甚遠幅幀甚廣名隸本衛地落他處有相去數百里者有相

去數千里者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為豪民所占益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即報新墾於州縣而屯地自此銷減矣除同省而越府者清察猶易如江西之南昌衛饒州撫州等所屯田坐落南直地方河南潁川衛潁川所亦然似此類者恐難勝數鞭長不及漁浸莫問謂宜比照嘉靖四十年將山西寧山衛平定州屯田歸併北直屯院管理事例通行改正從軍就屯如不願往即招本處軍人頂種徵其籽粒轉解原管衛所以充官軍俸糧充為妥便此例在改併者也祖制每軍田一分賦正糧十二石給本軍自贍另賦餘糧十二石以給在衛城操者洪熙

元年詔減徵餘糧六石至正統二年復詔各屯正糧即令屯軍收以自贍毋輸倉雖曰便之其實營之家多十斛麥即良民不免妄費官無稽考糧無安頓焉能蓄積以待八月耶此壞屯廢法之病根也況由前之制屯軍領糧於官猶自知其爲軍由後之制屯軍未嘗從官領糧且自忘其爲軍矣今即未能復正餘二十四石之舊謂宜徵其正糧十二石貯之屯倉俟本軍月取給焉而其餘糧六石自非大荒之年不得希恩改折雖備給軍之用亦不得輕許兌支此利在督比者也抑臣竊有慮焉法弊於積習人樂於因循勢所必至得無怨謗讟爲紛更而詆訾頓爲操切乎要在以復祖宗舊制爲

主則不爲大力所撓不爲浮議所惑而尤貴任用曉暢時務之人以調劑其間天下事無不可爲也何但屯田哉伏候聖裁

一議邊屯邊塞屯卒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可收耕田之利漢趙充國留金城屯田擊先零宣帝問以羌人來擾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從其策而屯田成先零遂困唐韓重華墾田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

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今誠令沿邊於屯田多處。因其地勢。立爲營堡。相其要害。廣置樵柵。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猝攻。又且彼此相望。聲息相聞。敵勢遂能爲吾患哉。若夫遠外之地。皆於勢孤則當謹烽火以料之。布遊兵以防之。遇有抄掠入境。未至之先。豫知警備。勢可敵則出去。不可敵則斂避。百無一失。惟是邊政久弛。墩軍斥堠多虛應故事。不肖武弁。或賣閑或私役。或扣其月糧。致尺籍半虛。逃亡相繼。敵入而烽不舉。即有收穫。徒齎盜糧。此耕種之所以寥寥也。宜責成督撫各道將。見在墩軍。嚴加點察。補缺

額易老弱墩必五軍軍必有家畫之地者修之井之涸者濬之墩旁閒地任其開墾不許營弁私科敢有賣閒占役以老幼濫充及扣尅月糧者察訪糾參重賀之法庶斥堠明而人心有所恃以無恐至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俱令盡室而行以擁衛之當不憂戎馬之侵軼也而於是乎倣蒙恬之壘土為山植榆為塞倣吳璘之地綱平地鑿渠深丈餘連環不斷倣李允則之為園濬井列畦隴築短垣行見我疆我理地自為險我鼓我鉦家自為衛矣伏候聖裁

一議墾種欲使地無遺利人無畱力其道有三一曰用水一曰四

三者皆係要務無

此則乩田賦是塾設

土一日倂牛用水之法或濬川或疏渠或引流或設堋或建閘或設櫃其規制在故輔臣徐光啓疏中最爲詳備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不講者以水田自犁地浸種插秧薅草灌水冊一息得暇逸而北人習嬾故也（北人懶而南人勤而省）徐貞明規度水利遵海以東青徐以南纍纍有據大抵京東諸地山之湧泉擒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衍有如東南轉水於激仞之深者海勢趨於東南歲多潮患自遵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至若中州之地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地牛瓦礫則壘耕之置可議也（此法不解）瀕海之地多滷鹼則芟河之說可採也濱湖之地每沮洳則芳陂之

迹可求也又如高燥之區平衍之地天澤不時非旱則澇其效在廣開溝洫先度量地勢高下踪迹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洫渠以受橫潦之水宜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薄以成徑推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潴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棗皆得隨宜樹蓺土成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先臣左光斗嘗曰沿河地方除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潴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迹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為畫

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築防以蹈即鹿無虞之戒斯言深得其要矣何謂因土周禮職方敘宜三種大中祥符時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居民擇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不擇地可生今制給軍國皆以稻而永樂三年定屯田籽粒則例每粟穀糜黍大麥蕎穄各二石稻穀薥秫各二石五斗穇稗各三石並各準米一石小麥芝蔴與米同宜令凡新墾之田無論粱菽蔥芋蔬菜之類皆從其便惟意所適不必規規種稻又如邊方之地果稱不毛即種樹亦可蘇秦有言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於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具可不出於民皆此意

也總期於盡地力而已何謂復牛攷洪武時給天下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孳生數目登報其後法制稍弛然宏治中猶存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隻至萬歷中據報冊猶存屯牛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四隻今即不課其孳生而原額豈可盡歸烏有即不能復洪武時之舊而萬歷時所存者尚可按籍求也（此似雜行）除遼東都司五千一百三十一隻今則無矣山東都司三百九十五隻福建都司四千三百九十二隻福建行都司二百五十六隻廣西都司四百五十九隻貴州都司二千一百五十六隻四川都司四千七百七十一隻四川都司八千五百六十六隻湖廣都司

五千四百三十一隻、湖廣行都司一千六百三隻、山西行都司二千二十九隻、萬全都司一千三百八十五隻、陝西都司寧夏左屯等衛共一萬四千六百九十隻、直隸寧山衛二千八百二十一隻、直隸興州後衛屯八十九隻、計共四萬八千三十三隻。宜下令曰、若輩在國初領官牛耕屯。原令隨田交割。至今孳生不乏。可以裕耒耜之用矣。姑依近額。悉退出還官。或鬻其牛。或徵其價。聽界內有新開墾而力不能備牛者。或取給焉。其俵散之法。依宋制、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約可墾新田二百四十餘萬畝。俟田已成熟。遠限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足以給後之新墾者。孳生

兒其造報如有例死盜賣嚴併追補不頻設處不勞脩括誠救時便計也三策舉舉人力既修地利可盡矣伏候聖裁

一議考課祖制屯田衛以指揮提督所以千戶提督都司不時委官督察法本甚詳而武弁自好者少或攬納而恣其狼貪或侵欺而諉于鼠耗於是議者思革屯弁而屬之有司然非制也按嘉靖年間會選有司佐貳官一員協同收支矣今行之萬歷年間會嚴衛所管屯官考成之罰而波及于掌印官矣今行之而近例督屯副使僉事等官及府之管糧通判與州縣正官之帶徵屯糧者各照民賦例綜覈完欠一體參罰功令具在幾可謂無遺法矣惟在

賞賚舉行耳。昔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邊徼。信簿書而目不按廩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臣請更于常罰外。武職如有敢行劫占。文職如有而息耗折者。所在按臣。必以自簡聞。參論治不少貸。庶屯弊可稍振乎。雖然。此爲舊屯言也。邊方腹裏。皆將以漸增墾之。宜令管屯監司。嚴督所部、遣報荒地若干。陸續墾闢。期于盡完。年終。將各省直核勘。簡其最多最少者三五人。分別陞降以示勸懲。果監司督率有方。所屬皆無荒土。不妨破格超遷。昔宋隆興中、臣僚言營屯十說。而以擇官必審賞罰必行始終之。擇官如魏武之用任峻。司馬懿之用鄧艾是也。賞罰、如晉元帝督課

長吏以殺多少爲殿最齊武成詔嘗屯田歲終課所入以論褒貶是也重其事權寬其歲月釋然挈擔而歸之君使謀其家計然者而尚有弊不釐有利不舉則是披裘握冰不自知其與燠也當時

太祖高皇帝初命諸將屯龍江惟康茂才所收充物降璽書獎諭誅侵暴屯卒百戶吳信至令邊徼屯種五月報屯獲七月報結實十月報籽粒文皇帝亦謂少獵田家見所食粗糲每念勞之曾屯官何不如是以開天創業之君而依依南畝眷眷西成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願陛下留意伏候聖裁

一議信任前代之屯止數郡而治本朝屯徧天下而反弊前代于

軍政外各立一官如都尉中郎之類而治本朝即統之于軍衛而提督之以監司提備力亦最詳要而反弊此其故何也前代人能舉其法故治近代人多執其法故弊夫御馬者必執轡挈裘者必振領督屯監司所謂轡與領也議者不察以爲事權不重位望不尊則必不能下令于流水之源而救弊於積壞之後然備考累朝以來或遣部院大臣或遣風力御史領敕察屯領銀種屯計其給科求之費何啻百千求耕穫番畬之功竟無尺寸則無如專責之督屯監司較爲便易而自非究心疆理極意勾稽不憚繁勞罔克勝任請令吏部于凡督屯缺出務要訪舉通知農務水利及素以

富國足民爲心者方與推用俟著有勞績勿拘常調即待以不次之推若夫興革所宜身任其間籌之必確尤須假以事權聽其規畫所見果是即與題覆施行不以掣故常而阻不以浮言而格所謂法貴因時制宜無取刻舟膠柱也乃臣更有所慮者欲行法不得不任怨既任怨不能不任謗今夫屯田之失額也弊由侵占與隱匿二端耳而爲此者有大力焉權貴也豪右也武弁也稷蛑社鼠莫敢誰何吮血剔牙習爲故智稍懸三尺法以繩之伺隙中

（折出此意作結筆筆精神）

傷蜚語潛搆禍且不測是必廟堂之上毋聽熒銷骨之讒任事之心毋駁樹數移開誘御之路將見農狎其野積豐于垣前下溼中之

利可旦夕幾也不然誰肯引以為已任哉伏候聖裁

指畫確鑿筆下亦無浮冗可云經國大文近人譏朝宗者謂根柢淺薄謂不脫小說家習氣若見此等文吾知其必免于譏矣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㭊字諸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去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歐公酒公詩通篇線索）生董嗣諶爲鄒太守求致林一杜之徒各韓其旁邑潍請關願有以爲公壽公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欲以酒散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不概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更推轂之鐸以此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

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鐘益顯公之
力也天啓閒公爲編修而當者魏忠賢竊政日殺修士大夫不附
已者公心韙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
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舜有言忠賢二十四罪草
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稿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
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頗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
閒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出救之耶忠賢仰視梁恩日影移晷（此段細細寫出）
（如目擊）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佯
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

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歎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何公嬉笑飲酒酬乃從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繼盛直得罪我獨公晝討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首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醆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慚恧已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嘿公公所爲取士鄭友元宋玫輒有意推擲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惜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于御史督鋌廉知之乃力劾公能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發馬公即日脫朝冠自

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靦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元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既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釁詬公謂若乃發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挽起之徐

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堪若輒發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元宋玫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述飲二字作結）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群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鉤挑訴訐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

悉疏其醜而出颼言於朝體仁病之數出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奸過李林甫而僞潔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颼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愼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鬬方隆方漸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此篇純以而字作轉無一不妙使太史公見之亦走且僵矣何論餘子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邱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善繩墨賈生蔑司馬相如之為人擊劍鼓琴嘯遨遊師以弗類已詰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閉讀書為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饒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為卿相何至謀升斗卻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自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卒其徒服彩衣鷁

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雎陽司氏者雎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獨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引見目往謁爲討貲財復田舍閑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櫃櫥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

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騖於先達所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劇找非偶句冊[illegible]）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槪其學術行業恢奇滂濩適於致用然欲以撥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鎭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鄰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爾沈譽釋頂目乘闍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不羈之士不羈之文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皆有儁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驕貌其面髭髯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踡曲類世之見貢戲綃以爲貢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滾滾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覓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兩

昌萬元吉知作縣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縣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袒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而熟視曰子文誠善吾恐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復袒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哭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縣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竄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傅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縣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爲周也天下方有事何不

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奇哭）怨怒罵曰君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醼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座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奇哭）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淵追齊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宋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為請贈以為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頰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

歸之血而以折臂乎自承其頭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涓故貧餓心計縱橫術立留產逾萬而其子後齎於市脩與獨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彔無子有弟作蕭姬世探支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彔云

以奇橫之筆作合傳之文而分合錯綜却自一絲不紊可謂妙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馴之有年矣李氏僑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將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乎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驥鶴也吾尤李氏而驥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使者返汲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

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翮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背貴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搦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論駁今更極婉暢時事方有此言）効之於死是必陰尉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群飲仰天而歌烏烏發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

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鬬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稹謂二鶴舞而衛鶚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洛之言高已而已更發出一種奇確之論似莊似諧令人變色亦令人警心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而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檟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甄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檟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妒寵工媚者爭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鬭雞馴猫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

他人只有此意

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紬於尉之手者（批論確鑿）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朱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晃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嘗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為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為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遒其為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

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命意邈然天外裂石穿雲不足喻其響也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

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擕琵琶與二婢人飲於鹿邑之城門外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而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

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詗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晝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歲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嘗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下從善等羅拜司徒

公曰非願公絀法乃𩔰中欲請之以勉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劉階張淑孫

此僕行邁大類陽城陽城平常時不言事一言事而陸贄公得免于死此僕平常時不事事一事事而司徒公得免於難亦

直邁太史公